

第二十七回 蕩平寇盜 表奏朝廷

詩曰：

日落轅門鼓角鳴，千人面縛出岩城。

洗兵珠海雲迎陣，秋馬琴江月滿營。

話說逢玉與貴兒成親，次日諸將來賀，思齋吩咐設宴款待。正飲酒間，流星馬飛報將來道：「梅大王戰敗，被南嶺江萬榕困在黃麋障，勢甚危急！」逢玉大驚，急寫成文書，將藍能並諸賊首級用匣盛了，賊黨千餘人上了囚車，撥兵一萬，差賈奇、黃允解赴軍門獻捷。留李公主鎮守礮頭，彈壓寬得都，保護家小。其餘將士盡向黃麋障進發不題。

且說那個南嶺，在永安貉志坪東，去縣東南八十里，在萬山之中，其高四百餘丈，周圍百餘里，四崇中衍，只有一路微通，極其險阻可守，四面有紫簾嶂、丫髻峰、五坡等嶺。昔宋景炎二年，文丞相天祥曾兩至其地，柵險自固，至今南嶺城中祠宇猶存。江萬榕據有其地，聚眾十餘萬，與新田劉漢江相為犄角，勢甚猖獗。聞朝廷著黃逢玉率兩寨瑤人來征，聚集眾將商議道：「瑤人剽悍，若被他到了南嶺，紮下寨柵，破之非易，莫若到半路邀擊之，爾等以為何如？」驍騎陸在北道：「臣料瑤人到了鵝阜，必紮營歇息，主公要邀擊，可使人到彼埋伏，夜起劫營，必得全勝。」江百榕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即差驍將鄧必信、熊自新、莫漢卿、周召棠，各率兵一萬，到鵝阜遠遠埋伏。等了數日，卻不見到，再差細作探聽。

原來因軍師諸葛同，到了白雲夜食鰲魚，下泄成痢，腹痛如割，服藥無應，漸漸危急。梅英憂悶，召諸將議計道：「姐夫付孤以軍情大事，不恠軍師如此，逗撓不進，萬一有誤如何是好？」宋金剛道：「還當與軍師商酌。」梅英來至榻前問道：「軍師這會腹內較寬些麼？」諸葛同道：「痛雖稍止，神覺散越，諒不能遽起。黃將軍付南嶺以大王，當提兵速進，遲恐有誤。但大軍駐此已久，恐敵人預備襲我，大王當步步提防，勿為所乘。」梅英泣道：「孤去，軍師當善自調攝。」諸葛同點首。梅英出來，撥裨將一員、兵士五百，看視軍師，遂率兵前進。不消一日，已到鵝阜，不識地利，不敢前進，吩咐紮寨。但見：

荒原日落行人少，古渡日明棲鳥還。

夜至二鼓，忽前營大噪起來，知有賊人劫營，梅英急跳起來，橫戟立馬寨門，吩咐軍士毋得亂動。說聲未絕，一聲炮響，敵兵四面殺至。梅英據守不定，領了月娥，率兵混戰，地勢崎嶇，不好馳騁，殺至半夜，月娥忽與梅英相失，挺著雙劍左衝右突，尋了半夜，總尋不見，心中慌怯。見東南兵馬厚處，奮勇殺進，看時卻是宋金剛與萬人敵被圍在此。月娥急問道：「大王何在？」宋金剛道：「石將軍已戰死，末將正尋大王不著！」月娥道：「且跟奴來！」翻身殺出重圍。來至羊蹄嶺，據住山口，天色已明，分遣軍士上嶺瞭望，見東南遠遠一山，許多兵馬圍住。月娥使萬人敵在前，宋金剛在後，自己居中殺到前山，果是梅英被困在山。萬人敵衝突數次，俱被射回。月娥挺劍向前，賊將五人一齊來戰，月娥詐敗，望本陣而走，賊將不捨，拍馬趕來。月娥取出五枝手弩，用連珠左右射法，五將皆殲。提轉馬頭，奮臂一呼，挺劍直進，一隊蠻婆舞著團牌跟定月娥，一滾搶進陣來，殺得賊陣人馬辟易。宋金剛驅動人馬，一擁上前，把賊兵殺得東奔西跑。梅英見陣腳已動，知救兵到了，揮兵夾擊，殺散賊人，合為一處。正欲尋路出去，一聲炮響，江萬榕復督大隊人馬殺來。梅英人困馬乏，不敢戀戰，望空缺處而走，不覺來至黃麋障，一鼓奪下，把兵紮在山上，吩咐將士據守要路，差十數小卒，分頭尋路到逢玉軍前告急。部分才畢，江萬榕趕至，指揮兵士把山圍得鐵桶相似。梅英日夜巡視，看看至十餘日，糧草已缺，救兵尚無消息。

梅英驚慌，急集諸將商議道：「糧草已乏，救兵不到，與其死守窮山坐以待斃，不若與眾下山死戰，猶可望死中求生。」諸將皆以為然。待至夜靜，梅英、月娥在前，宋金剛在中，萬人敵在後，大喊一聲衝殺下來。及江萬榕率諸將殺至，月娥已衝出圍去，回顧梅英等俱被射回。月娥大哭，欲拚命仍殺進去，眾女兵死擋住道：「今若殺回，必無生理，莫若尋路，跟至姑爺處，發兵來救。」月娥只得領了女兵望大路而來。行不半日，忽聞喊鬥之聲，急策馬上山望時，見西北一枝兵，搖旗擂鼓塞住山谷，知是救兵已到，為賊所據，急下山來，率兵殺至谷口。賊將陸在北見來兵寡步，不以為意，不來攔阻，被月娥直進到壘邊，揮動女兵，一滾殺入陣去，殺得賊兵亂竄，陸在北方才大驚，急挺槍來戰，早被女兵滾至馬前，砍斷馬足，跌下馬來，一刀割下首級。殺退賊兵，放出救兵，梅小姐接著，問梅英消息。月娥大哭道：「糧草已乏，衝殺不出，望姑娘作速救援。」梅小姐大驚，不等大軍，竟與月娥率盤摩羅等飛奔到黃麋障來。江萬榕探知瑤人大至，已解圍退回南嶺去了。梅小姐與梅英等相見，就紮營下山，候大兵到來一同進發。

次日，逢玉率諸將來到，與梅英相見了，起兵來至南嶺。舉眼看那南嶺，但見：

高岡連野起，怪岫似槍攢。虎嘯霜林落，猿吟雪月寒。

腥風雲外度，枯骨草中殘。絕險兇人地，淒悲不忍看。

逢玉相度地勢，紮下營寨，著人到南嶺下戰書。江萬榕批道：來日決戰。次日，兩軍對圓，逢玉與梅英並馬立於門旗下，見江萬榕方面大耳，五絡長鬚，一表不俗。逢玉暗暗稱奇，超馬出至陣前道：「以藍能之強勇，天兵一到即成粉碎，爾何不早早投降，以免誅夷！」江萬榕大怒道：「爾殺我藍大王，正要來報仇，還敢來說我！」回顧左右道：「誰與我擒來？」鄧必信應聲而出。梅英背後轉出月娥，舞動雙劍便來接戰。鬥了三十回合，月娥撥馬便走，必信趕來，月娥取出錦傘，忽地兜轉馬頭，望空一撒，早把鄧必信拖下馬來，兵士一把擒來縛了。周召棠、熊自新並馬來救，萬人敵、單勇急忙截住。鬥了五十餘合，梅小姐見江萬榕在那裡呆看，暗想道：「若擒得江萬榕，就便了事！」把馬一提，如風馳電閃般一戟向江萬榕分心就刺。江萬榕大驚，急架相還。鬥上二三十合，梅小姐暗取神豆在手，向江萬榕劈面打來。一聲響亮，把江萬榕雪白的面燒成黑炭頭了，鬚眉盡蕪，疼痛難忍，幾乎落馬。逢玉把鞭一指，眾軍一齊殺過去，勇不可當。熊自新措手不及，被單勇一鎗打死，周召棠驚慌無措，被萬人敵生擒過馬，擲於地下，眾軍齊上，也把來縛了。各各輪槍舞劍，殺得江萬榕人馬棄甲，曳兵而走。到了嶺上，吩咐軍士緊緊守住隘口，進得城來，滿面青腫，痛徹骨髓。跳下馬來，見階前磨刀石下堆滿石漿，用手掬來向面上塗去，疼痛頓減，江萬榕大喜，仰臥板上，閉著口眼，叫左右時刻塗搽，漸漸痊可。原來梅小姐的法非鐵鏽水不解，那磨刀石漿內有鐵鏽，這也是江萬榕命不該絕，被他用着了。聞話休題，再表江萬榕五員大將，只剩莫漢卿，自家又被梅小姐打得恁般狼狽，只令人死據隘口，再也不敢出頭來了。正是：

戒人休說石郎事，得縮頭時且縮頭。

且說逢玉見江萬榕不出，率兵攻山，攻了六七日，毫無意思，心中焦燥。黃讓獻計道：「南嶺四面皆高山，惟一路可通，賊若不出，雖百萬也沒奈何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如此如此，誘他出來，方可破得。」逢玉道：「此計雖妙，只是委叔叔於賊，逢玉心中不安。」黃讓道：「但願賢姪破賊，為讓泄得家恥，讓死何足惜！」苦苦要行，逢玉只得依允。黃讓大喜，辭了逢玉，望南嶺而去。逢玉喚集諸將聽令，撥黃啟愚、趙信，率兵到新田左側埋伏，俟劉漢江離寨，起奪新田。盤摩羅於新田來路迎敵。撥黃啟魯、宋金剛，於南嶺近側埋伏，俟江萬榕離嶺，便起奪關。其餘將士，分作四路伏定，專候江萬榕到來動手不題。

且說黃讓來到南嶺，叩關請見。江萬榕喚他進去，問道：「爾是何人？見我何事？」黃讓道：「讓是中鎮人氏，蒙藍大王庇護數載，舉族感激。可恨朝廷差個黃逢玉到來，把藍大王殺了，縱令瑤人把讓宗族劫殺一空，又將讓及二子啟愚、啟魯編入入伍，驅為衝鋒突騎。此恨難消，讓願以身為質，請元帥夜往劫寨，二子從中內應，瑤兵可破也。破了瑤兵，求元帥賞讓父子為礮頭之主，當效犬馬以報。」江萬榕道：「爾言恐有偽！」黃讓道：「讓雖至愚，寧肯從身膺斧鉞之誅乎？但瑤兵甚眾，元帥以孤軍往劫，恐難取勝，可使人到新田，約同劉元帥一同襲擊，當無不勝。」江萬榕大喜道：「如果能勝，願與子結為兄弟，分據三部。」黃讓致謝。江萬榕一面整頓兵馬，一而使人到新田，約同劉漢江起兵劫寨。使人回報導：「劉元帥聞命，即日起兵來了。」

江萬榕大喜，秣馬礪兵，俟至夜分，帶了莫漢卿悄悄下山。見十數小卒來到馬前，低低問道：「來的可是江大王麼？」江萬榕問道：「爾等是誰人部下？」小卒低低道：「小人是啟魯黃將軍部下，差來等候大王的。」江萬榕大喜，吩咐前行引路。將到中營，萬榕一馬當先殺進中軍，見燈燭輝煌，寂無一人，知是中計。急退走時，左有單勇，右有馬贊，大喊殺來。萬榕奪路而走，不上數里，梅英夫婦攔住去路。月娥舞起雙劍直斬進胸來，萬榕急舉刀力鬥。梅英迎住莫漢卿，戰不三合，漢卿心慌，被梅英一戟刺死，殺散兵卒，揮兵圍住萬榕。戰了多時，月娥取出錦傘劈面罩來。江萬榕措手不及，被月娥盡力一扯，翻身落馬，兵士一擁上前拿來縛了。揮兵搶嶺時，嶺已被啟魯破了。

原來啟魯伏兵嶺側，伺得江萬榕下嶺去了，以父在賊中，慮為所害，率所募壯士大呼先登，賊盡披靡，斬賊首十七級，遂破南嶺。開關放進官軍，把守寨賊兵殺得不留一個，救出黃讓。啟魯身被數傷，痛不能忍，大叫一聲而死。黃讓大哭了一場，買棺殮殮，自不必說。天已大明，逢玉同梅英等一齊來至南嶺坐下，眾將一一報功畢。左右報導：「趙將軍回來了。」逢玉急喚進，稟道：「新田已破，劉漢江已被啟愚斬了，啟愚亦以傷死。盤將軍尚留鎮新田，候姑爺將令。」逢玉甚喜，一一上了功勞簿，設宴慶賀。次日，分撥諸將略定山簾、紫障、施坑等諸寨，琴江都賊眾悉平。寫成露布，使人先到吳督府處報捷。取回盤摩羅，知會李公主，奏凱班師。黃讓進帳泣辭道：「讓遭不辰，禍及先人丘壟，賴將軍指揮，得殺賊以雪家恥，不勝幸甚。今志願已畢，敬辭將軍歸葬二子。」逢玉道：「叔父功高，小姪奏明天子加官封賞。」黃讓道：「讓父母之仇在所必報，何功之有？至於待罪行間，賴天子威靈、將軍指揮，敢言功績乎？非分之榮義不敢受。」逢玉深加敬服，贈金千兩。黃讓再三推辭不得，方才領了出來，叫人將啟愚、啟魯二柩運至縣西林田張八嶺合葬。知縣陳哲為立石，書「大明孝子黃啟愚啟魯之墓」十一字。其後黃讓死，葬於縣北牛塘大山頭，墓無碑碣，行路之人無不知其黃孝子墓者。屈大均過其墓，嘗書石云：

父孝子，子孝子。牛塘與山林，兩墳隔十里。牛塘不封樹，行人罔不指。

且說黃讓既葬二子，復以書托逢玉，求吳督府轉奏天子立縣永安，以安集此方之民。其書略云：

歸善之古名長樂之琴江，其地扼塞，多連峰沓障，兇人之巢穴也。

去其縣各一百餘里，賊一哨，民無所歸命，不如遂縣之，以安集其民。此一日之勞，萬世之逸也。

逢玉將書呈吳督府，吳督府大然其計，上奏朝廷。皇上大喜，即命黃讓董其事。黃讓承命，以軍法部勒其傭，均勞逸、時餼糧、平板幹、稱番築，四閱月而城告成。讓享年八十一，連舉鄉飲大賓，以孝終。萬曆三十六年，有詔獎其門，樹坊於永安縣，額曰「一門三孝」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今日逢玉，整頓兵馬，班師回省。到得白雲，軍師諸葛同已死，停樞驛中。梅英撫棺大慟，逢玉亦不勝傷感，具禮祭奠，差人隨後運回天馬山安葬。軍至惠州，李公主與公姑、貴兒、金蓮等已先到了三日，大家接著，不勝歡喜，一齊來至省城。吳督府率眾官，離城十里迎接，執逢玉手道：「昨接捷報，方知將軍尊閫，忠勇孝烈，聚於一室，贊襄戎功，成此偉烈，真千古罕有之奇！老夫已先差官奏知天子。」逢玉致謝。到了省城，把兵馬紮在東炮台下，率領諸將來至軍門，將功勞簿獻上。吳督府大排筵席慶賀，大出牛酒犒賞三軍。次日，逢玉將諸囚解進，吳督府命法司一點入監中，候旨定奪。與逢玉各寫成表章，詳列將士功績。逢玉又另具一本，把張貴兒、謝金蓮的孝烈，李小鬻的忠貞、梅映雪的勇毅，細細奏聞，神宗覽表，龍顏大悅，即下詔召逢玉並諸人進京陛見。逢玉忙設香案俯伏聽宣：

詔曰：敕黃瓊。具省卿奏，殄滅群寇，安靜一方，朕甚嘉焉。

卿妻妾忠勇孝烈，皆足風世，朕願一見。卿可並領有功將士，解諸囚赴京。告廟酬庸，以彰大典。

紀律嚴明，所過無犯，諒卿所能，朕不多及。此敕。

宣畢，謝恩。款待使者回去。集諸將商議，打疊進京。梅英不願進京，與月娥護送思齋夫婦到嘉桂嶺安置了，帶了錢夫人、鄧彪夫婦，領軍先回天馬去了。萬人敵、盤摩羅亦不願為官，各自回山。逢玉送了諸人，轉至帳中，收拾行囊，辭了吳督府，逶迤望京進發。正是：

將軍初執訊，天子欲論功。

欲知逢玉封拜何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諸寨盡平，獨留南嶺一境，且反為所圍，此所謂盡水生波，有轉無竭者也。

